

前定錄續錄
袁氏傳
述異記
古鏡記

諾皋記
離魂記
續齊諧記
枕中記

蔣子文傳
三水小牘
還冤記
龍城錄

上冊



三
水
小
牘

皇甫枚撰

中
華
書
局

壬午春三荃孫供職京師適時疾劇甚卧牀蓐者四旬迨稍稍愈抽小說家就枕閱之藉以銷日藉以養心不敢云考訂也三水小牘二卷爲抱經盧氏校刊本字畫精潔尤便觀覽而讀之覺有不可通處且憶廣記中有此編未收者俟能起立卽檢廣記續談助說郭說海校得誤處數十逸文十數爰命寫官錄出之此書宋志書錄解題均云三卷今本止二卷蓋佚其一如晁伯宇跋云李龜壽事不見於此篇猶賴廣記存之藉知梗概否則晁跋爲贅語矣抱經序云天祐庚午唐亡四年晉稱天佑而故亦稱之其不臣二姓可見案牧旅食汾晉爲晉之臣民斷無越境稱梁

年號之理惟收土著三水汝墳溫泉復有別業親本
棄之如遺終老汾晉蓋身居亂世心繫本朝甫投草
莽而不忍爲梁之臣僕其清風介節與羅昭諫韓致
堯相似真唐之遺民也爰付削氏以廣其傳雖未能
盡復三卷之舊觀而大致略具惟收有序仍闕如不
無遺憾耳

此書同里湯秀才典三於故書叢殘中得之以示余
乃舊梓本作此書者安定皇甫牧也牧在唐懿宗咸
通末爲汝州魯山縣令陸示之在梁州赴調行在此
皆見書中可考者也明嘉靖間吳中姚樞老鈔是書
謂牧於天祐庚午歲旅食汾晉爲此書此必見牧之
自序中不然姚何以知之此序余未之見世倘有斯
序者幸畀余以弁諸首庶尤完善也此書雖多仙靈
鬼異之事然所載烈丈夫如董漢勳烈婦人如李庭
妻崔氏殷保晦妻封夫人皆凜凜有生氣鄙城令遇
賊偷生而下卽繫之以崔氏之罵賊被殺此與歐陽
傳長樂老而以一婦人相形意亦相似可與可觀有

裨世教又如紀夏侯禎事而知神靈不可棄讀紀嚴
部事而知婦女不可入廟其垂戒亦深切矣善讀者
當以是求之又案天祐庚午唐亡已四年矣時晉猶
稱天祐而枚亦稱之其不臣二姓亦可見此書烏可
使之不傳乎乾隆壬子十月盧文昭書於常州之龍
城書院

三水小牘目錄

卷上

上十七則

趙知微雨夕登天柱峯觀月

韓文公從大聖討賊

元稹烹鯉得鏡

永福湖水變血

冠蓋山護古銅斗

風卷曝紙如雪

蛇鼠關

白角擲之異

埋蠶受禍

韋玘馬禍

王名冲登華山蓮花峯

魯山堯廟

衛慶耕田得大珠

董漢助譙陣沒同僚

趙將軍凶宅

魯縣純豆將軍廟

王知古爲孤招婿

卷下 十八州

崆峒山神仙靈迹

高平縣所見

陳璠臨刑賦詩

却城令陸存遇賊偷生李庭妻崔氏罵賊被殺

夏侯禎黷女靈皇甫校爲禱乃免

殷保晦妻封氏罵賊死

廣明庚子大風雨之異

李仲呂禱堯祠以烏馬騶人爲獻

黑水將軍靈異

劉刺夫家怪異

鄭大王聘嚴部女爲子婦

李約遇老父求負

侯元違神君之戒兵敗見殺

張謀孫鑿池犯太歲

周撞子

魚子機答薨綠翹致戮

峴陽筆池雨微

暴風後柿李鉤不終

三冰小牘卷上

唐皇甫枚撰

江陰繆荃孫校補

九華山道士趙知微乃

原本作則據原

皇甫真之

師少有峻雲之志入茲

原本作茲

結廬於鳳凰

嶺前諷頌道書鍊志幽

寂蕙蘭

以爲服松柏以爲糧

隱跡數十年遂臻乎北山是好奇之士多從之乎真

既中弟子禮服勤執敬亦十五年至咸通辛卯歲知

微以山中煉丹須西土藥者乃使乎真來京師寓於

玉芝觀之上清院皇甫枚時居蘭陵里第日與相從

因詢趙君事業乎真曰自吾師得道

原本作自居師

廣記以改人不見其情容嘗云分杯結霧之術化竹釣鱸

原本作無括
廣記校改

之方吾久得之固恥為耳去歲中秋自

朔霖霖至於望夕多真謂同門生曰甚

廣記

惜良宵

而值苦雨語頃趙君忽命侍童曰可備酒果遂遍召

諸生謂曰能昇天柱峯既月不諸生雖強應而稿以

為懷陰駛雨如斯若果行將有執巾角折屐齒之事

少頃趙君曳杖而出諸生景從既聞荆扉而長天廓

清皓月如畫捫蘿援篠及峯之顛趙君處平杓之茵

諸生藉芳草列侍俄舉卮酒詠郭景純遊仙詩數篇

諸生有清嘯者步虛者鼓琴者以至寒蟾隱於遠峯

方歸山舍既各就榻而淒風苦雨暗晦如前

廣記作
淒風苦

雨宛

衆方服其奇致多真棋格無敵黃白術復得其

辛妙壬辰歲春三月歸於九華後亦不更至京洛

韓文公之寢疾也名醫良藥日進有加而無瘳忽宵

中驚怖

說非說

既寤而汗流衣裯命侍人扶坐小君

問之良久曰向來夢神人長丈餘金鎧持戟直入寢

門我不覺降階拜之自稱大聖瞋目

原本作瞋目

謂我曰睢遂骨祝國世與韓為仇吾欲討之不能如

何我跪答曰願從大聖討焉不旬日而文公薨果從

其請矣

丞相元稹之鎮江夏也嘗秋夕登黃鶴樓遙望河

江之湄有光若殘星焉乃令親信某往視之某遂棹

小舟直詣光所乃釣船中也詢彼漁者云適獲一鯉

光則無之親信乃攜鯉而來既登樓公庖人剖之腹
中得鏡一如古大錢以面相合背則隱起雙龍雖小
而鱗鬣爪角悉具既瑩則常有光耀公寶之置卧內
中箱中及相公薨鏡亦亡去

榮陽郡城西有永福湖引鄭水以注之平時繞岸

同廣記一百四

皆臺榭花木

乃太守郊勞班餞之所

西南墻多修竹喬木則故徐帥崔常侍彥曾別業也

富咸通中龐勛之作變

說海同廣記崔公爲所執也

湖水亦如凝血者三日而復

原字據廣記校增未幾

而其家凶問至余光啟初寓居鄭地故得之昔讀本
朝書見河間王之征輔公祐也江行舟中宴羣帥命

左右以金盃酌江水將飲之水至

原本無至字據說

忽化爲血合坐失色王徐曰盃中之血公拓授首之

徵果破之則禍福之難明也如是

余溫泉別業有田畝咸通中因耕於莊前冠蓋山之
陰獲古銅斗長二尺餘其魁方而下殺柄曲且圓既
治之四周皆隱起麟鳳龜龍之狀標有異字十訪於
明篆籀者亦不能詳余思之古史云秦皇所幸今望
氣者望有佳氣處輒瘞奇物以厭當之此其是乎而
莊後橫岡發自紫邏聯鳴皋而東洎莊之左已延袤
數十里矣莊西二里許舊掘溝三道以斷厥勢亦類
此也故書

唐文德戊申歲鉅鹿郡南和縣街北有紙坊長垣悉
曝紙忽有旋風自西來卷壁紙盡直上穿雲如飛
雪焉此兵家大忌也夏五月郡守死

乾甯末初

有一衍字下

峽師蛇鼠踰於南門之外觀

者如堵蛇死

其有鼠死

而去未旬而峽師遇禍則知內

蛇死而鄭厲入羣鼠奔而蒲山凶妖由人興可爲戒

懼

唐張應自榮梗命至河內郡涉九鼎渡所乘小駟驚
逸及北岸視後足有物縈繞狀如大蟻絳色乃抽佩
刀斷於地輒復相續堅縮如白角櫛紅影若纓橫絡
之遂寘諸橐中事畢而還復渡河至河陰天景燉蒸

憩於園井就之濯濯因與園史話之取角拂置盆水

上

原本作水盆據廣記

忽黑氣勃興懷雲四合狂電

震霆雨雹交下食頃方霽盆洞而櫛已亡

唐咸通庚寅歲洛師大饑穀價騰貴民有殍於溝塍者至蠶月而桑多爲蟲食葉一斤直一錢新安縣慈湖店北村民汪公直者有桑數十株特茂盛蔭翳公直與其妻謀曰歎儉若此家無見糧徒極力於此蠶尚未知其得失以我計者其若桑蠶乘貴貨葉可獲錢千萬蓄一月之糧則接麥矣豈不勝爲饑死乎妻曰善乃攜插坎地養蠶數箔瘞焉明日凌晨荷桑葉詣都市鬻之得三千文市堯肩及餅餌以歸至徽安